

“夕阳红”的心理救赎

周凯莉

世界是功利的，所以大多数文学作品载体产品，比如小说、影视剧、讴歌的都是年轻的胶原蛋白、青年时的梦想或者那些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对于老来的生活，最熟知的诗句，不过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我国，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加重，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所占人口比例也越来越高，人口“老龄化”成为无可逃避的社会现实。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

在经济转型时期，老龄化社会所带来问题不仅仅局限于青壮年劳动力缺失，社会福利不匹配等问题，在道德伦理、家庭价值上都会带来相应的困扰。中国式家庭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父母把孩子养育成人，开始渐渐放手，孩子们去读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和父母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文章掰着指头算过粗略的时间，按照人均寿命70岁计算，子女从18岁离家上大学，在此后的人生里，能和父母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1000天，当然这只是个平均数值。还有一种更普遍的现象是，迫于事业压力和生活压力，子女们不得不奋力工作养家糊口，无法兼顾家庭生活，很多隔代托育的任务，都委托到了老人们的肩上。

“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一样，成为了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每年春节的时候，“常回家看看”成为了一个流行名词。70岁老母亲抱着大包腊肉放进40多岁儿子的后备箱里，或者花白头发的铁匠爷爷为孙子连夜打制出他想象中的“粉红佩奇”，或者一家人一年到头分隔几地，终于能吃上一顿既有乡村野味又有城市鲍鱼的年夜饭……故事的背后，无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写照。

日本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早在几十年前，他们的报纸上就常出现孤寡老人死后多日才发现，老人社团组织集体自杀之类的负面新闻。老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常常被忽视的盲区。而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故事也一直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几年前，我在澳门的赌场里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珠海的退休工程师，70多岁了，每周都会坐船去威尼斯人赌博，他没有太多的钱，也不懂赌博的技巧，但常常会把大半个月的退休金都花在老虎机上，输多赢少。午餐用最简便的面包解决，常常向工作人员要一杯白开水，却能整日都呆坐一天。人们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老人中年丧偶，老来丧子，工科出身不喜交往，一度陷入非常抑郁的状态，赌场大概是能自我救赎的通道吧。

在社会学研究里，我认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应该被提到很重要的问题清单之上。小时候读书，最让我感动的课

文是朱自清《背影》，但当时主要的关注点限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之中，比如其中一段写道：“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又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对于父亲的缺失陪伴，朱自清也说：“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但触及核心的关键描述却往往被人忽视，比如这一段：“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可见，在经历世事之后，沉积的情绪终究会成为压倒老人心理的稻草，在老境之中，社会的关注和相应的来自于公益团体的心理疏导，是至为重要的。

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期直至进入老年时期，事实上，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会呈现一个下沉的曲线，而在心理上的诉求，比如获取肯定、纾解压力、渴求希望……都会出现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人不可能永远站在镁光灯之下，对于自我价值一度陷入非常抑郁的状态，赌场大概是能自我救赎的通道吧。

在作者为新媒体创客)

为老龄化正名 澄清三大传统误解

胡月晓

“未富先老”、养老金不足……诸如此类悲观字眼，充斥于对中国终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描述之中。“老龄化”社会创新动力消退、消费不足、思想保守等，带来了经济增长中枢的下降；这是经济学家对“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的集体界定。对“老龄化”的恐惧，使得经济学家的字眼里充满着“妖魔化”的解释。虽然实业界存在着“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产业和“银发产业”机会，但在经济学家的“宏观”解读下，这种新产业的机会被淹没在了“老龄化”的经济拖滞忧虑之中！

误解1：老龄化=经济低迷

这是经济学家对“老龄化”的最大误解。从全球已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看，老龄化进程确实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过程。但伴随发生并不代表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一个常用来说明的例子是发热和某种病毒或细菌之间的关系：人得某种感染或发病后因发烧、发热，相应细菌、病毒会减少，但这并不能得出病菌减少带来了疾病的解释。常用来说明“老龄化”会带来经济停滞的例子是日本，但是日本经济的下降并不是老龄化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当然还有事后看来的政策应对不当）导致经济停滞时，正好社会也进入了“老龄化”。当前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2017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8.7%，而低收入国家为7.43%，高收入国家为17.43%。可见，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医疗服务进步，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下降。从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均寿命间的变动关系看，两者间也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人民有理由担心“未富先老”，但老龄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速的下降。

误解2：老龄化=创新不足

《少年中国说》一文，相信大部分国人都耳熟能详，作为人生启蒙阶段激发国人热情的读物，文中言老人保守、因循守旧、少开创精神，不自觉给读者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印记，以为老人必老气横秋，定暮气沉沉！然而，老年人在生活上的稳重和行为风格上的不莽撞，并不意味着老年人思维上的迟滞和缺少创新思想。老年人在精力上是不如年轻人，但在经验和知识积累上，显然要超过年轻人。现代工业文明社会里，技术进步、产品发明、工艺改善等，很多是需要学习积累、通力合作的，创新发明通常是系统改进、协同攻关的结果。比如新药研发、芯片研发、重装备高精设备改进等，并不是靠激情就能完成和实现的，成功更需要协调、积累，其中个人的阅历经验、知识积累就非常重要，而这些通常都需要依靠时间的沉淀，因而实际当中大部分科研攻关团队关键人物都是有一定

年长的知识分子。过去，人们一度错误认为，大企业保守，小企业灵活、天生多创新；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技术越进步，生产越发达，大企业的创新比例就越高。这说明，现代社会的创新，更多的是组织化、系统化的研发活动成果，老年人在这些活动中的经验和作用，多是年轻人不具备的。

误解3：老龄化=消费不足

另一种更常见的误解是，老年人节省、很少消费，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社会总需求会下降，从而带来经济下行。这种认识貌似有理，实则根本经不起推敲，根本就是错误的。按照人的生命周期消费假说，按照成年前(青少年时期)、成年(青年和中年时期)和成年后(老年时期)的三阶段划分，人的消费在中间成年期是消费最少的（但同时也是最有消费能力的，因而储蓄最多），而两端消费实属于较多时期。人们之所以认为老年人消费少，实则不自觉地比错了对象——将老年人和同时期的中年人、青少年比，而非和自己比！随着经济的发展，下一代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总是要强于上一代人的，年轻人看着老年人节省，但老年人在年轻时更节省。比如，现在老年旅游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但就是这批老年人，他们年轻时期可是更舍不得出去旅游的。人老了，每个人都相对于自己的过去，有钱、有闲了，再加上辛苦了一辈子，不能“白活”的思想作用，甚至基于不枉人生在世走一遭的心理影响，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伴随经济和社会进步，尤其是社会保障的完善，就其老年人本身而言，实际上得到了很大释放！由于老年人的消费形式和消费需求不一样，“老龄化”作为新事物，以至于常被误解为老年人很少消费、甚至不足的消费，从而在宏观上得出了消费不足的错误结论。

正解：老龄化=经济进步

实际上，老龄化上是经济进步的结果，是经济发达的标志。即使“未富先老”，只要政策应对正确，正确认识老年人的社会行为特点和消费特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并不会消失。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发展，和“老龄化”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一个社会创新发展动力如何，和该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完善、产权制度、相关市场交易制度、企业家精神培育，以及金融法律支持体系建设等直接相关。“老龄化”社会有新的消费形式和产业特征，社会运行也更趋成熟、理性，因而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只要我们调整思路，保持积极进取心态，主动适应经济转型时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状态，还是可以做到的。2010年，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65岁以上人口比重每年提高0.3%以上，2018年达到了11.9%；按这样的速度，中国约再过15年就会达到当前发达国家老龄化的水准，但是，老龄化的加速，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转型期固有的经济运行趋势，2019年中国经济将开启走出长达6年的底部之旅！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其见底企稳回升的态势，已悄然形成！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老人俱乐部入场券，你拿到了吗？

马虹玫

可观的收入，有前景的事业，一定身量的社会地位……它们是构成人们体面生活的基础，然而，总有一天，纵有千般不舍万般不愿，人们不得不无视这些身外之物的无情离去，同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躯体日渐枯萎，皱纹爬满全身，忐忑不安地迎接那个叫“老”的时态的来临。

当年，一位时年四岁的宝宝，偶尔听见妈妈说口渴想喝茶，就好奇地问：“你以为你是老人吗？”此话怎讲？妈妈不解。“老人就是喝茶聊天麻将啊”，宝宝回答，之后又接了一句，“因为他们整天没什么事。”这是一位四岁孩子眼中的老人生活。还别说，孩子的观察和总结挺到位的。

孩啊，如果能够衣食无忧地喝茶聊天打麻将，这样的老人生活，至少是安逸平静的。幼小的你当然不知道，还有许许多多的老人并不能因为“变老”而过上安详生活，颐养天年对于他们来说，可望不可及。为了生存，很多老人不得不整日奔波劳碌，挣回柴米油盐，而且，老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那具衰老病痛的内身，将花掉他们这一生中70%的医疗费，遑论内身以外精神需求的开销。

截至2017年末，我国60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将有35%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在韩国，420万退休老人已经成了劳动力市场主力军，5个出租车司机当中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真老司机”。在日本，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比比皆是。在香港，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在便利店、快餐厅苦做苦淘找工寻食。

晚景的艰辛，甚至让一些老人走起了旁门左道。据BBC报道，日本正处于“银发犯罪”的浪潮中，65岁以上的人犯罪比例不断上升。一位69岁的日本老人专门骑着偷来的自行车去警局自首，只为住进监狱免费吃住……80多岁的老奶奶因找不到食物而将监狱当作人生最后的避难所。

四成以上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康养广告铺天盖地，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成人纸尿裤堆满货架；肯德基爷爷有了真人版，不过他们是在搞卫生端盘子，做粗活脏活；人工快递员从小哥变成老爷爷；广场舞如火如荼，由城市广场席卷至乡村地头……这一幕幕将会是我国老年社会的日常景象。有报告指，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劳动力红利趋尽。社科院发出预警称，经过精算分析，全国养老金结余将在2035年耗

尽，80后一代养老金恐无着落。

再写下去，恐怕我将被焦虑包裹，说点轻松的吧。我的父辈这代人，退了休，工资不算高，基本够养老，每年人社局都给稍微涨点儿。没有住房压力（住房早已自购），子女大了都能自食其力必要时还帮补一二。老人们在公园有固定的牌摊儿棋摊儿，有固定的老伙伴。早晨逛逛菜市，午休后去公园遛弯打牌打球，晚上散步回来追追电视剧。生病到公立医院，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大病，医保卡勉强够用，持老人卡坐公交免费。前两年听说单位克扣了他们的“老人费”福利，老人们齐心协力找到市政府，严肃正经讨说法，条件更好更洒脱的老人，还能时不时出去外国旅个游，大叔扛着话筒，大妈爬满枝头……

听上去琐碎又世俗的退休生活吧，却让人莫名生出向往，时光前行几十年，当我们老了，是否能享受到这简朴安逸的老年生活，还要打个问号呢。有人计算过，维持退休后的体面生活，按现有生活和物价水平，至少得攒够两百万。看来，得趁着年轻时多挣点钱，多缴社保才成。

世间唯时间永恒，唯“变老”无法抗衡。在最后的生命港湾，安享从容、幸福的晚年生活，是所有终将变老的人们的愿景。如果把这样的生命港湾比作“老人俱乐部”，我想问问，正在变老的你们，拿到了这张入场券没？

(作者系深圳作家)

编者按：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面对即将呼啸而至的“银发浪潮”，该发出“黄昏颂”还是“秋声叹”？老龄化社会带给中国的是危机还是机遇？针对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评论版举办圆桌论坛，邀请嘉宾们发表了各自的想法，现从来稿中采撷若干，刊发于此，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本期嘉宾：
周凯莉 新媒体创客
马虹玫 深圳作家
李宇嘉 地产研究专家
胡月晓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马虹玫：人们得趁着年轻时多挣点钱，多缴社保才成。



李宇嘉：生育率稳定，家庭和人口就稳定了，城市也就稳定了。



周凯莉：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应该被提到很重要的问题清单之上。

老龄化遇上少子化，城市生机如何修复？

李宇嘉

人口开始变得金贵了，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前几年，老龄化机器尘上，紧接着不想生娃，不想结婚，人口净流出，城市收缩，“抢人大战”、经济增速“下台阶”等等接踵而来。主流的宏观经济研究中国，但凡讨论到长期的波动，都会追溯到人口这个宏大而影响甚远的“渐变量”上面。当前，东北这个曾经的高增长地区经济“失速”，产业结构与人口“双重老化”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这好理解，工业化先行地区有两个特征，即自然资源依赖和城市化率高。

当迈入现代经济后，工业化仰仗的自然资源迅速“失宠”，“资源依赖+体制红利”的惯性增长逆转为桎梏，向服务业转型的步伐非常沉重。另外，本世纪以来，我国迎来了二波城市化红利，即2001-2018年由“入世”带动的城市化，2008年以来由产业升级带动的城市化。由于先行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加上传统

重工业化吸纳就业的空间有限，无论是本省农业剩余人口城市化，或吸纳其他城市人口或外省人口，传统工业城市都无优势，只能艳羡兄弟省市。

既然，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而兄弟省份却欣欣向荣，人往高处走，人口开始大量外流。另外，工业化和城市化都靠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相对彻底，也过早催生出“低生育”趋势。祸不单行的是，先行工业化，往往意味着老龄化提前到来。老龄化叠加大人口外流，传统工业城市经济衰败不可避免，作为领先指标的房价必然走低。比如，近期传得沸沸扬扬的黑龙江鹤岗楼市“白菜价”。基于工业化先行区域的经验，城市恢复生机，靠的是新鲜人口。

比如，上海、北京的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数）只有0.6-0.7，在全国垫底，但由于这两个城市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城市的活力非常足。美国三地稀释前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随

之而来的老龄化趋势，2017年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8岁，而移民非常少的日本高达48岁。事实上，老龄化是目前我国多数大城市面临的问题。对此，各大城市的应对策略，就是“抢人口”，也就是存量“红利人口”（16-64岁）的博弈。

中短期来看，“抢人口”可谓一举多得，比如补充了亏空的社保，延缓了地产需求衰落，消费和投资获得支撑等等，因为抢到的人口多是红利人口。以2017年以来“抢人大战”中获得常住人口最多的西安为例。2017年3月-2018年3月，西安新增常住人口108万，其中红利年龄（15-64岁）人口占比高达85.2%，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仅为3.1%。但是，我国老龄化加快是公认的，而存量人口博弈显然是不可持续性，“抢人口”的边际效应将迅速递减。

从根本上看，还是要提高生育率，而不是靠“抢人口”。一方面，“抢人口”只是延缓了老龄化；另一方面，对城市主政者来讲，抢到人口意味着红利人口从天然

降，经济转型和改革压力减轻。但是，如果红利人口后续变老了，生育率却没有起色，很多城市将步东北部分城市先行衰落的后尘。提高生育率则不然，不仅意味着从摇篮开始的消费，以及围绕消费的终身投资，更重要的是，生育率稳定，家庭和人口就稳定了，城市也就稳定了。

而且，经济活动围绕人进行，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给，才有生机，经济才能顺畅循环起来。因此，先行增长地区经济“失速”，表面看是老龄化、人口外流，本质上是生育率太低，导致城市没有生机。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城市还在迷信物质增长，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还在工业和基建，希望国家在区域振兴时，能够多投一些大项目来。笔者认为，如果将资金用在生育家庭税收减免、二胎奖励、学前教育、孕期和哺乳期弹性工作制等方面，修复家庭税收减免、人口年龄结构，城市的生机也将因新生命的补充而恢复，老龄化形势将大为缓解。

(作者系地产研究专家)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到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